

巨人百传

第一百三十三卷

艺术家卷九

罗丹传

目 录

第一章	求 学	2
第二章	《艾玛神父》	9
第三章	《塌鼻子的人》	13
第四章	《露丝·贝莉》	18
第五章	《青铜时代》	22
第六章	《夏娃》和《老嫖妓》	32
第七章	《永恒的偶像》	38
第八章	《达鲁胸像》	42
第九章	《加莱义民》	46
第十章	《雨果》	50
第十一章	《巴尔扎克》	29
第十二章	《地狱之门》与《思想者》	65
第十三章	《浪子》	73
第十四章	晚 年	76
第十五章	总 论	91

第一章 求 学

1840年11月12日，伟大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诞生在法国巴黎一幢破旧不堪的石砌灰泥大楼里。父亲是一名下级警务部门的公务员，母亲做女佣和洗衣工。他们为这个等到38岁才得到的唯一的儿子而激动不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有文化的高级警官，但罗丹却从小喜欢画画。

小罗丹5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到附近的耶稣会学校。这是所专为穷人孩子开办的学校，以宗教教育为主。此外还讲授算术和拉丁文等。前者他理解不了，后者他十分讨厌，而他唯一喜欢的画画，学校却是禁止的。

一次，小罗丹画了一幅罗马帝国的地图，戒尺就狠狠地落到了他的手上，使他有一个星期不能拿笔。老师第二次抓住他画画时，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但他并不屈服，反而把老师那毫无人性、铁板似的面孔画成了漫画，心里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痛快。

其实，小罗丹很想做个听话的孩子，然而画画却是他唯一爱做的事情。他常常偷偷拿来妈妈买食物拿回来的包装纸，趴在地板上画妈妈的手、爸爸的皮鞋。

为此，妈妈只好每次都把包装纸藏起来，但小罗丹总能想办法找到东西来画。爸爸的皮鞋也毫无用处，最后爸爸精疲力尽，一见他就不住地唉声叹气：“唉，我算养了个白痴儿子。”

罗丹14岁时，爸爸认为他该找个工作了。“问题是，干哪一行？”爸爸说：“要是你识字的话，我还可以在警察局给你找份差事，可你……？”

“我不想当警官，我想学画画！”罗丹镇定地说。

爸爸忍了好一会才没有又抽他一顿皮带。

“爸爸，他也许该去学美术的。”一向温顺而忧郁的玛丽姐姐开了口。

“不，”爸爸说：“光是巴黎就有几千名画家，可他们有几个能吃上这样的饭菜？”他边说边嚼着一大块牛肉。

的确，艺术是个苦行当。在当时只有少数为官方所喜爱的画家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玛丽说：“我知道有一所免费的美术学校，就是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校培养的是绘图员，不是画家。奥古斯特毕业了，就可以当一名雕刻师或家具木工。并且，我可以卖宗教纪念章供他上学。”

温柔的玛丽终于说服了固执的父亲，罗丹得以进了工艺美术学院。

工艺美术学校是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宠幸的画家巴歇利埃创办的，是一所学习装帧艺术的学校。后来的印象派画家凡天—拉图尔、卢古罗、埃德加·德加以及官派雕刻家达鲁都和罗丹一道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他们的导师就是奥拉斯·勒考克。

勒考克十分讨厌美术学校，他认为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所古典主义的学校，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已没有什么创造力和生命。然而在当时，法国的艺术是由政府主管的，美术学校、法兰西学校和沙龙控制并指导艺术工作，画家的作品必须经过艺术官员组成的评选团评选通过方能展出。所以许多不满足于一味模仿古典主义作品而有所创新的画家经常受到压制和打击。

勒考克第一次见到罗丹就说：“这里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制图员，他们要画直线，虽然自然界并没有直线；他们想循规蹈矩，虽然生活中并不存在规矩。他们通常的结局就是考上美术学院，临摹古典名作。但是，还有第二种学生，他们是难得的几个，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是这些人，像伦勃朗一样，学会了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罗丹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从未认真观察过什么东西，但他想到了爸爸，他便根据记忆画出爸爸听到他想学

画画时生气的样子。勒考克见了说：“很丑。画不一定都得漂亮——但必须有生气。”罗丹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罗丹的学习生活走上了正轨：上午在工艺美术学校上课，下午同其他人一起到卢浮宫去临摹大师的名画，每周有两个晚上做人体写生。

当罗丹第一次在卢浮宫看到达·芬奇、提香、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时，他激动万分，他最喜欢的是米开朗基罗和伦勃朗。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生气勃勃、苍劲有力，而伦勃朗的作品充满感情、不落俗套。多年以后，罗丹游历了荷兰和意大利，专程去看这两位大师的作品，这对罗丹一生的创作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罗丹的进步很快，他的素描很快过关了。该画油画了，然而罗丹没钱买颜料，他只能在找到一些有钱的学生扔掉的颜料管时才能画，但最好的颜料总是被挤得光光的，他只有不停地画草图。罗丹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打算退学，勒考克阻止了他。罗丹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能看着这个孩子因缺少几个法郎而断送了前途。他说：“到雕塑室吧？罗丹，你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即使不能成为一名雕刻家，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造型工或铸工。”

然而当他来到雕塑室时，他就明白自己不会只成

为一名铸工，这里的一切吸引着他，那一座座完美而有力感的著名雕像复制品、那一堆堆粘土和一块块大理石使他浑身充满了新的激情。“我要成为一名雕塑家。”从那一刻起，他就明白无误地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了。

勒考克提醒他：“这可是个可怜的职业。眼下这些日子里，雕刻品唯一的买主是政府和博物馆。你找不到有钱的资助人，而材料却十分昂贵。”然而，罗丹想不了那么多了，对艺术的狂热感情使他忽视了一切。

当他把打算当雕刻家的决定告诉家里时，爸爸叫起来：“你疯了！当雕塑家需要多长时间？一年？”

“五年，如果我有进步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打保票的，爸爸，但却是免费的。”

玛丽主动地说：“像以前一样，我替他付食宿费。”

“你也是个傻瓜，像他一样。”爸爸转而对罗丹说：“记着，一定要学会石匠的活，要不你死的时候将会比我还穷。”

在此后的几年里，罗丹没日没夜地学习，每天工作学习18个小时。他几乎没钱吃午饭，经常疲惫不堪，但他不能不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工作——他要报考美术学院，虽然勒考克及已经上了美院的巴努万、凡天—拉图尔等把美院说得一钱不值。但罗丹还是给自

己加油：要学习、学习！雕塑、雕塑！

三年后，他感到自己可以考美术学院了，他想受到正规的教育。勒考克虽然反对美术学院那一套，但他还是给罗丹找到了美术学院的推荐人。

他连续考了三年，第一年按自己对模特的理解塑，落选了；第二年按美院那种光滑但毫无生气的罗马人物像塑，也落选了；第三年他以传统的希腊风格进行创作，当整个塑像完成时，他看到别的考生都投之以忌妒的目光，但主考官又在表格上写下了“落选”两字，并在旁边加了一行字：“此生毫无才能，继续报考，纯属浪费。”——就因为罗丹是勒考克的得意门生。

罗丹绝望了，他感到，做为雕塑家，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勒考克认为落选根本不是什么悲剧。他说：“你认为米开朗基罗需要进美术学院吗？”罗丹听到了“米开朗基罗”，他的眼里重新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为了生活，罗丹到一个叫克律歇的装帧师那儿以少得可怜的工资替他工作。作装帧工作主要是点缀美化楼房建筑，这可不是雕塑，但除了雕塑外也就算是最好的工作了。

他依然不时地来听勒考克和解剖学家巴里的课，但总有一种遭流放的感觉。他怀疑自己成不了真正的

雕塑家，但又发现要他放弃雕塑已经不可能了。哪一天他不花上两个小时用粘土进行创作，他就觉得问心有愧，好像虚度了年华。每次下班后，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深夜。

第二章 《艾玛神父》

生命总是充满着磨难。生活上的艰辛并不能摧毁罗丹追求艺术的决心，可精神上的重创却差一点断送了罗丹的艺术生涯——玛丽死了！他最亲爱的姐姐终于没能逃脱失恋的痛苦折磨，郁郁病故。22岁的罗丹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工作，再也无法进行热爱的雕塑了。玛丽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但她在精神上与罗丹是相通的。她一直是他艺术追求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知己、他的慰藉，是他在生活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玛丽的死对罗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创，他无法再呆在家里，这里的一切都会引起有关玛丽的回忆。罗丹决定出家，他没有勇气去向勒考克辞行，他知道他肯定会发怒的。

1862年的冬天，一个下雨的日子，罗丹开始了在圣雅克街上圣餐长老会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生活。修道院院长艾玛神父，是一位尊严的、享有学者盛名的年长教士。他那宽宽的额头、沉思的双眼和刚劲的下巴，具有罗马人严峻的特征，但当他微笑时，脸上好像焕发出某种光泽，显得神采奕奕。他同罗丹打过招呼后，问他：“你是位雕塑家吧，奥古斯特兄弟？”

“神父，我只不过是个学生，”罗丹不安地动了一下说，“艺术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艾玛神父睁大了眼睛：“如果上帝赐予一个人艺术才能，他就不能草率地将它抛弃。一个人可以同时为美和上帝服务。菲利波兄弟和巴托洛米欧兄弟就曾同时为两者服务，他们得到了荣誉和盛名。你慢慢就会知道你是不是适合当个教士，不管怎样，一个人不应当把出家看作是逃避现实，而应当看作是履行职责。”

事实正如艾玛神父所预言，罗丹虽然努力遵守教规，希望在苦行和顺从中、在孤寂和祈祷中寻求安慰，但他心里越来越清楚他无论如何摆脱不了雕塑制作的欲望。

他的苦闷被艾玛神父看在眼里，他给罗丹拿来了新版的但丁的《神曲》，上面有多雷的蚀刻画。

多雷的蚀刻画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奥古斯特·罗丹坐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画着自己想象中的《神曲》，比多雷的画更优美，更富有感性，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满足。

艾玛神父看了一眼他的画，说道：“好！好！你没有白费时间。”他敏感地意识到罗丹需要用他的手进行创作，因此安排他到花园里去干活，并给他拿来粘土，罗丹非常感激和理解。就在这个花园里，罗丹给他所崇敬的艾玛神父塑了一个胸像——这是罗丹签

了名的第一件作品。这个胸像没有美化艾玛神父，就像艾玛本人一样干而瘦弱、硬而优美、平凡而坚定、严肃而仁慈，瘠薄的面孔紧绷在突起的颧骨上，两颊被太多的忧患拉扯得隐落下去，额骨高而阔、眼睛大而明亮，流露出爱的凄悲神色。它显露出艾玛神父宗教感很深的性格，似乎他专为了走艰难坎坷的道路而来到人间的。当艾玛神父看到自己的胸像时，他说道：“这是个很好的塑像。它使我看到了我普普通通的长相，使我免于自负，但它又充满了感情，使我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

艾玛神父明白修道院不再适合罗丹呆了，罗丹的生命在他的艺术创作里，他劝罗丹还俗：“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信仰和希望。”

几天之后，罗丹带着对艾玛神父的深深敬意离开了修道院，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光景。

不能忽视罗丹的这段修行生活，短促的修行生活培养了罗丹的宗教情操。激烈的宗教使他对生命、对艺术都看得更为严肃。宗教感对他以后的创作过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引导罗丹一次又一次地倾向人生悲苦情感的体验，使罗丹的作品，从整体来看，是悲剧的内省。

献身教会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忽略这一点，就不能透彻地了解罗丹，也就不能充分了解西方文化许多

关键的地方。中国人很容易嘲笑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嘲笑他们的天使长着鸟翅，神长着大胡子，其实应该说，西方人把人提升到神圣层次去，正像我们给云烟、林泉赋予崇高神秘的意义。

第三章 《塌鼻子的人》

罗丹在埃尔梅尔大街上租了一间鸽子笼似的小房间，白天做单调而乏味的装饰工作以维持生活，一有空闲他就跑到勒考克的工作室去进行学习和创作，而且每周都有几个晚上到著名动物雕塑家巴里那去学习解剖学。他感到自己依然像个学生。

但是，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他却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这家咖啡馆座落在离蒙马特尔不远的工人居住区。当时，很多未成名的美术家都迁到这个地区居住，因为这里的生活费用低廉，景色优美，而且巴黎气味浓郁。在盖尔布瓦，气灯把室内照得通明，工人坐在一个角落，而艺术家们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他们通常只要上一点酒，便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热烈而无所顾及地谈论艺术。他们中间有凡天—拉图尔、埃德加·德加、马奈、贞古罗及最年轻的奥古斯特·雷诺阿等后来闻名于世的印象派画家。

印象派绘画由克芬德·莫奈的一幅《日出·印象》而得名。在19世纪60年代，这批年轻的艺术家的不满足于传统的绘画方法，一反古典画风综合色的“酱油调子”，而走出室外，到大自然中捕捉阳光，画出了

阳光的变化、物体之间的反光以及色彩的相互渗透。可以说，大自然里朝晖夕阳的万千气象，被他们以小时、分钟甚至以秒为单位精确地记录下来了，真实可信而丰富多彩。这种反映在画布上的变幻的光色，在物理上被称为“条件色”，它与古典绘画中的固有色相对立。“固有色”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说，就是尽量排除环境甚至光源颜色对物象颜色的干扰，而还原物象的“本来”颜色。红衣服就是用深红浅红画上去，蓝袍子就用深蓝浅蓝画出来。这种画法画出来的人物景象固然凝静庄重，但也僵硬呆板，人在自然中自然的颜色和动感都被抹去了。印象派画家不同，他们捕捉落在物体上瞬息万变的光景，凭对自然的切实感受和自己的直观印象将草地的绿色画到白裙子上，将夕照的金黄画在脸上。这些“过份写实”的作品，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早已不算是什么“异端”，当代的先锋派画家甚至把印象派作品当作过时的古董来看待。而在当时，印象派的作品却是别开生面的，而且因异于传统的表现手法而被视为“异端”，不为人们所接受，屡屡受到“沙龙”的拒绝。

法语“沙龙”的本意是“客厅”。在贵族社会里，权势人物家的“沙龙”，常成为社会名流及诗人画家聚会的场所。后来官方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美术展览，也称为“沙龙”。这种代表官方的所谓“沙龙”，

常常拒绝真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美术作品。而在当时，沙龙是唯一可以向公众展出并出卖作品的地方。

一天，一个“落选画家展览会”的计划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的热烈的讨论中诞生了。他们要在各界积极呼吁，以使他们的“异端”作品能让公众所知。这个计划使所有未成名的画家都兴奋不已，但也有人表示忧虑。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与沙龙分庭抗礼的计划不仅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而且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公开支持。

被邀请一同参加的罗丹一下子感到精神振奋。他想找一个漂亮、出名的模特儿，以给追求时髦的巴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最后只能雇得到一个叫毕比的乞丐，报酬是一碗汤，加上偶尔喝点酒。

毕比有个塌鼻子，一对呆滞的眼睛，还有弄得很脏的胡须。他的整个形象倾诉着贫穷、凄凉和衰老，那付面容就是一份个人命运的记录。

罗丹进入了创作状态，白天黑夜脑子里全是毕比的形象。那个塌鼻子引起了罗丹极大的兴趣，为了塑得准确，他使劲捺着毕比的鼻梁，痛得他哇哇直叫。他夜复一夜地工作着，但在上交展品的前一周，他突然大失所望。他的塑像上面缺少一种他说不清的神态。

过了几个晚上，当毕比一颠一跛地走进工作室里要酒喝的时候，罗丹发现他的疑虑是对的。毕比脸上